

敏感地帶

——探索小說
的意識真象

林耀德著



駝峯叢書

1

著者——林耀德

敏感地帶

——探索小說的意識真象



敏感地帶：探索小說的意識真象 / 林耀德著
-- 初版, --[臺北縣]板橋市：駱駝出版，
1996[民85]
面；公分. -- (駝峰叢書：1)
ISBN 957-555-540-6 (平裝)

1. 中國小說-民國38- 年(1949-)-評論

827.88

85009741

駝峰叢書①

敏感地帶－探索小說的意識真象

一版 1996/9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150元

著 者：林 耀 德
發 行 人：陳 巨 擘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出 版 者：駱 駝 出 版 社
地 址：台北市博愛路25號312室
電 話：(02)23711031
傳 真：(02)23815823
總 經 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泉州街5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郵撥：41299514

裝 訂：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950號 ISBN 957-9549-03-6

<http://www.liwen.com.tw>

E-mail: liwen@mail.liwen.com.tw

序

· 走到末日才能接近未來 ·

陳璐茜

一起坐在玻璃建築物裏，眺望著海，這個被記憶擁抱的、死亡的海。

你從樓梯上來又下去，走進了一條幽暗的時光隧道，隧道內壁的電視牆上，放映著葛西沿海地區的歷史，在隧道中，你平靜略帶嚴肅的表情，剛好搭配低沈的背景音樂。

走完了隧道，你回頭一看，那裏有一塊寫著英、日文的告示牌：「禁止再度進入」，你不相信，又來來回回跑了幾趟，才調皮地離開。

你好喜歡這裏，灰色的海，是世紀末的統一象徵。然而走到末日，才能更接近未來。在海邊，我們驚見剛才那個玻璃的瞭望台，竟是一隻在陸上停泊的透明魚，裏面的小人兒，踩著它的脊骨，上上下下，唯一不透明的部分，是那條隧道，走進時光的隧道，人便隱形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存在。

遠方的海灘上，停了好多好多小鳥，動也不動地低頭沈思，我想是鴿子，但是牠們太安靜了，不像鴿子喜歡交談，你說你要走到海裏去，於是走上了海堤，我則在堤岸的

這一頭等你，坐在岩石上，看著你漸行漸小的身影，我的心卻先飄到海面上，是搖搖晃晃的浮標。

我用全景的鏡頭，拍下你和海岸和陌生的人。

你又走回來了，你的身體不斷地膨脹到我的眼前，笑著說：「原來不是鴿子，是海鳥正在休息呢！」我們終於又在一起了，兩個人攜手的旅行，這是難得的短暫分離。



耀德在今年一月，又走進了那條時光隧道，從此隱形了，然而他的目光卻投射在下一個世紀，他的心思穿梭在星際之間，期待和你我相遇。

我想這次的分離，還是短暫的。

目

錄

序

00vii

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

001

——「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

壹、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討論

範疇

001

貳、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興起

因素

012

(一)新世代作家的變革

014

(二)政治受難者的控訴

016

(三)文學性副刊的鼓舞

017

(四)全球性視野的拓展

019

伍、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發展 局限	／ 0 4 8
(一)實踐的迷失	／ 0 4 8
(二)懷疑論式的政治小說	／ 0 3 1
(三)右翼統派政治小說	／ 0 3 6
(四)後鄉土小說	／ 0 3 9
(五)獨派政治小說	／ 0 4 0
(六)女性主義小說	／ 0 4 3
(七)原住民自覺文學	／ 0 4 4
肆、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意識 形態	／ 0 2 8
參、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類型 畫分	／ 0 2 2
(五)文化人表態的風尚	／ 0 2 0

“她”的媒體與“她的媒體”

——李元貞《愛情私語》實例操演

(二) 藝術的侷限	/	049
(三) 市場的萎縮	/	051
(四) 論述的狹化	/	052

069

空間剪貼簿

——漫遊晚近台灣都市小說的建築空間

■ 鄭丞傑「小檔案」——	/	072
■ 李元貞簡介——	/	073

095

壹·一 空間

/095

壹·二 語言與空間

/096

壹·三 都市小說·語言與空間

/096

當代台灣小說中的上班族／企業文化

貳・一	辦公大廈的意象解讀	／ 098
貳・二	辦公大廈的拜訪者	／ 099
貳・三	辦公大廈的迷路者	／ 100
貳・四	辦公大廈的漂流者	／ 102
貳・五	辦公大廈的支配者	／ 107
參・一	消費空間與階級意識形態	／ 109
參・二	酒吧：迷宮迴路的中途站	／ 111
肆・一	情色遊戲與空間的延展	／ 116
肆・二	沙龍文化・女性的器官化	／ 121
肆・三	賓館・日常中的非常空間	／ 123
伍・一	電梯・子宮・直腸	／ 126
伍・二	走出太平梯	／ 131

1	一個國別比較的考察	／	1
2	上班族的心理與物理空間	／	1
3	「他者」的矛盾與競爭	／	3
4	企業的「性紐帶」	／	4
5	從女性角度來思考當代小說中的 企業文化	／	5
6	結語	／	8

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

「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

的內涵與相關課題

壹、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討論範疇

談到政治小說，便不可避免觸及到創作者與作品中的意識形態課題。意識形態一詞在法國革命時期始現，兩百多年來成為舉世通用的一個語彙，也一直是個充滿了歧義的名詞，從西方的「老馬」、「新馬」到台灣的蔡源煌、呂正惠，各有其詮釋的空間。意識形態原指某種觀念體系，旨在解釋世界並且改造世界；這種具備使命的觀念體系往往具有特定的政治意圖。意識形態這個名詞是近代的產物，到了今日已寓含褒貶兩義，

特別是在解構主義哲學興起後，舊有的各種意識形態都被視為變相的神話或宗教。台灣小說的發展歷程中，意識形態其實占據著關鍵性的位置。

往往論者在探究所謂「思想」、「形上美學」時，便會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創作者美學方向的轉變，也同樣連涉到意識形態——一系列總是治絲而棼的問題。

在「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這個範疇中，我們可以找到各種其來有自、既督促著創作者勇往直前，又同時束縛著他們的思維與藝術品味的意識形態例證。本文的主旨即在探索「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中的意識形態及相關問題。

所謂「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在此間當代文學的研究遲遲無法「同步化」的情勢下，仍然是一個有待開拓的文學研究領域，在這個複合名詞中，有必要將它各部分組成的要件予以合理的討論與規範。

首先要定義的是何謂「政治小說」，這個問題其實先涉及的是何謂「政治文學」？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著先驗的、絕對的、萬世不變的文類，任何文類與次文類的定義往往受到創作、評論的影響而伸縮其範圍，也同時受到社會文化的制約而產生時代的特質。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間由官方倡導的「戰鬥文藝」，內容多涉及兩岸當權者政治意識形態的對峙；而於六〇年代成形的《現代文學》系作家與現代主義詩人的作品也多含有隱晦的政治言談；又如七〇年代中期陳若曦的「反共小說《尹縣長》」在台出版，一度引

起轟動，陳氏亦因而獲得首屆吳三連文藝獎（一九七八）。以上這些作品是否都可以納入「政治文學」的範疇來思考？

任何一個創作者的文學語言本已各自形成盤旋的迷宮，而其中所寓藏的意識形態迴路更是充滿挑戰性的領域，要進行宏觀巨視的歸納本來就有簡化問題的疑慮，因而也使得「政治文學」的界定難有嚴密的主張。

「政治文學」具有明顯的特徵，又具有模糊的性格，那些以政治人物、活動、事件為主的作品自不待言；做為一種特定文學次文類的觀察範疇，「政治文學」卻可能與歷史文學、鄉土文學、城市文學……產生疊合的狀況；還有許多並非直接刻畫政治本身的作品，間接地展現出「指向政治」的主題和作者的政治意識形態，這種作品也不應剔除在「政治文學」的領域之外，呂正惠認為政治小說的領域「最寬可以寬到祇要是情節發展廣泛地涉及政治的小說就算」，較窄的定義則必須描寫社會大幅度的變化。（邱妙津，一九九二）

「政治文學」概念以及所屬的「政治小說」創作領域，必須以其主題的安排、人物的塑造以及作者透過內容細節而暴露的政治意見等等層面予以衡估界說，它們的價值也必須在文化運動和藝術成就兩方面予以考量。

完全立足於官方意識形態的文宣式作品因為過分的應用性而被排除在美學討論之外

是此間論者所共同傾向的態度；爲官方政策服務而進行寫作，創作者如非欠缺反省與批判的能力，就是爲了謀取藝術和文化理想之外的現實利益，在失去政權的庇護後，很難形成具體的影響力。

符合以上言談的例證莫過於台灣的「戰鬥文藝」，「戰鬥文藝」將文壇規範在同一種「三民主義文藝觀」之下，並且鎖定了「戰鬥」的對象；和國民黨敵對的中共政權；它形成了一種統合性的道德尺度，不僅在政治上要求「立場堅定」，也對文化與社會進行有計畫的肅清，五〇年代中期的「文化清潔運動」不啻是一場小型的「文革」。

但是這種籠統的印象也往往是危險的，除了姜貴的《旋風》之外，並非所有的「戰鬥文藝」、「反共文學」都毫無藝術價值，像徐文水這一類大鄉野傳奇的開拓者就長期被埋沒了；官方政策文學的弊害還在於「殃及池魚」，徐文水的消沉即是一例。

六〇年代以降，許多抵制一元化意識形態的文學言談以及創作，有效地瓦解了官方政策文學的專制，這一系列的顛覆，不論是藉藝術自主論之名或者直接訴諸有別於當道的政治立場，都歷歷刻鑿在當代台灣小說的發展史中。但是，儘管某些作家反動的是不公義的體制，若是以管窺天，強調某一種滿足創作者個人政治利益或理想的意識形態才是「政治小說」的正朔或者具備「正當性的應然」，這仍然是一種自我窄化的專斷設限。

從空間來看，「台灣」或所謂「台灣的」，容易被狹義的「本土」一詞所混淆；事

實上，在文學研究中的屬地性並不必然在題材上與內容上單調地追求「本土」；有不少人指出，舉凡不寫台灣人台灣事就是不認同台灣，不認同台灣的作家作品就不是台灣文學；試問我們是不是應該在此類抓襟見肘的「本土意識」之下將陳若曦和她的《尹縣長》都排除在台灣文學的討論之外？不必贅言，這種說法明顯地具備暴力的本質。

所謂「認同台灣」或者「建立台灣文化主體」這類堂而皇之的言詞早就已經泛政治化，往往發言者不是爲了鞏固個人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就是爲了進行對於「非我族類」的「蒸發」。廖朝陽曾經在中正大學歷史系所主辦的「第二屆台灣經驗研討會」（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五—六日）上提出「探親文學」是由「中國的」、「兩岸的」副刊發展出來的。如果這類文學的自我定位是先作中國文學（或世界文學、華人文學），再作台灣文學，或者根本不願屈居地方文學（或小國文學）之位，難道「我們」也要強迫「他們」入籍台灣？」（按：引文節錄自廖氏自撰書面講評意見）以上言談令筆者深感困惑；如果以類此激進的、民粹主義式的角度來詮釋台灣文學，那麼這種「基本教義派」的執著又和當年「戰鬥文藝」的偏狹視界在本質上有什麼真正的區別？筆者認爲一個作家當然擁有選擇自我政治信念的絕對自由，至於藝術表現是否成功則是另一回事。因此，很自然地，七〇年代中後期以海外知識分子爲主人翁的小說絕對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以未來世界影射現實世界的科幻文學也絕對是現實的、台灣的文學作品（參見林耀德，一

九九三b），大陸遷台世代的懷鄉文學，乃至探親文學亦不因空間背景移轉到大陸或者內容的「心向祖國」而喪失了它們參與台灣文學史的資格。赫塞（Hermann Hesse）自稱是「世界公民」，「不屑於把我的愛釘死在地球的某一點上」（亦默編，一九九二，頁八），不願拘束於日爾曼文化傳統，他依舊是德國人的驕傲；另一個特立獨行的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也自稱是「世界公民」，他指出「生於街道表示你要一輩子流浪，走自由路。」（李三沖譯，一九九二，頁八），他曾被視為魔鬼也被視為一個先知，但是沒有人否認他是廿世紀美國文壇的一分子。而在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化界統獨各方互視彼此為「漢奸」或「台奸」，不遺餘力地虛構「正朔」、扭曲文學發展史的原貌，甚至大言不慚地篡改自己的文學生涯以配合當令的意識形態，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如果我們不能自矯枉過正的「本土迷思」中破殼而出，將會使得台灣文學繼續淪陷在政治工具的宿命裏，這也是筆者對「台灣」一詞在文學領域中採取另一種觀點（擴充的詮釋）的原因，希望能夠展示此一文化性的「台灣」概念以及寓藏於其中的豐富「礦脈」。同時筆者也必須強調，承認文化的多元現實，並非表示就得向其中任何的一端無條件「繳械」，也並非就是主張完全採取價值中立的態度、僅能進行客觀的描述；對於現象的描述和依據此一描述進行反思是毫不衝突的兩回事，其理甚明。

言歸正傳，從存續的時間來看，「八〇年代」的泛稱自不必以「一九八〇—一九八